

先秦—清末

《中國野史集成》編委會
四川大學圖書館 編

中國野史集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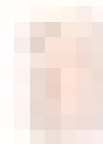
錢謙題卷



巴蜀書社

中國詩史集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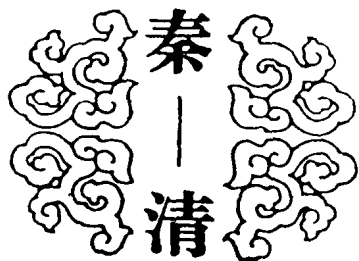
卷之四



《中國野史集成》編委會
四川大學圖書館 編

	中
集	國
成	野
32	史

先秦—清末



巴蜀書社

目錄 (第三十二冊)

三垣筆記	一
明季實錄	一一四
明季遺聞	一六五
行朝錄	二三六
隆武紀年	二三六
贛州失事紀	二三九
紹武爭立紀	二四〇
魯紀年	二四二
舟山興廢	二四六
日本乞師紀	二四八
四明山寨紀	二四九
永曆紀年	二五一
沙定洲紀亂	二五九
滇考	二六〇
賜姓始末	二六三
鄭成功傳	二六五
海外慟哭記	二七五

東南紀事	二八六
西南紀事	三八〇
所知錄	四六三
聖安本紀	五二五
弘光實錄鈔	六六五

三垣筆記
三垣坡譚
三垣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自序

三垣筆記者何崇禎丁丑子以司李內召入京其明年
戊寅蒙 毅宗烈皇帝親策簡入刑垣又明年庚辰子
以大司寇不職屢贖規之爲所囑遷外未及任丁內艱
會司寇以罪廢 上念子言壬午蒙恩賜環補吏垣癸
未春開闢淮濟入京轉本垣右已轉工垣左其秋奉命
冊封淮藩明年甲申春三月方脂轍值北變隨復命金
陵晉掌工垣斯則所云三垣也日筆記者何也蓋自丁
戊訖甲乙凡九年舉子所聞見以筆之書非予所聞見
不錄也所上諸疏止錄其留中者其已報則亦弗悉錄
也蓋內之記註邸鈔多疑多諱外之傳記誌狀多諛多

垣序

誤故欲借予所聞見誌十年來美惡賢否之真則又予
所不敢不錄也然猶以目見與耳聞不無疑信之別故
先舉予所灼見以筆之書其因聞記者猶云附述終致
其愼焉而總以數言括之則於己恩固不敢飾瑜卽於
己怨亦不敢益癡惟存其公且平者云爾予初讀蔡孝
來尙論錄或曰此君子之言也然予不盡是其言其言
之非間有之問有非則偏繼讀吳純所吾徵錄或曰此
小人之言也然予不盡非其言其言之是問有之問有
是則愈偏獨夏彝仲幸存錄出乃得是非正則以存公
又存平斯貴乎存耳若予作是記與是錄相先後時殊
事殊而惟無偏無黨以立言則不殊苟彝仲見此無乃

爲其座師絕不附和同里姻親吳鹿友入相爲吳昌時所惑映碧殊不謂然直著其事而開國靖難與天啟慘死諸臣皆由映碧疏請于諡南渡荒朝此舉實快天下後世至國變後卒以屢薦不起稿隱以沒蓋吾宗窮然不滓之一老卽全謝山楊秋室熟於明季史事者亦未嘗於映碧稍有微辭世以信謝山秋室者信映碧則映碧可以無憾矣映碧之失在輕信夏彝仲之幸存錄與夫誤書張捷楊維垣之徇節又於鄭崇陽之獄短其僞孝皆人所不滿者餘則光明磊落無可訾議余謀刻是書有年以當不諱之世可以出胥井鐵匣之史重見天日因商之翰怡京卿成斯美舉京卿慨允要余爲序記

垣序

其緣起乃以狂僭論列如右書前列銜有中書科中書舍人臣王挺恭閱一行以無所發明則汰去之書中如由作蘇檢作簡校作較洛作維常作嘗皆避明諱又原書闕外標舉各人科第履貫不知何人所記鈔者列入夾注幾若映碧自爲今已刻成不可剗改附記於此庶可識別余以映碧族裔爲首山庚癸之呼遽承京卿一諾我李氏子孫宜家戶頌禱大京卿之功德且慰映碧於地下知人論世與顧天辨誣天地鬼神固當默相之也癸亥冬五世族孫詳頓首拜撰

序

三垣筆記爲明大理寺丞五世族祖映碧公諱清著述之一映碧著書凡數十種中涉明季史事率及朝局足爲後世炯戒者唯此與南渡錄二書南渡錄收入明史藝文志唯此書最晦以有建州建虜北朝可汗屬夷異類小酋等語乾隆四庫初開采進之始卽著禁燬之目未揭其故若以抽燬曝書亭集興化李先生壽詩例之事見晉世銘宜在拘摠之列其獲免者天幸也映碧歷官刑吏王三垣故以名書身仕崇禎宏光兩朝舉所聞見著此以得諸目見者爲本書其間而知之者則爲附識三百年來此書多無足本如順德李氏錢唐汪氏

垣序

丁氏所藏率皆一律繆藝風先生昔官京師得自假鈔亦係兩卷本余之族人有藏六卷本者假觀有年曾以語藝風藝風大喜遂鈔一部以爲定本而藝風之跋是書盛詆映碧多爲其祖碧澥公迴護碧澥公名思誠明禮部尚書深文周内無所不至夫碧澥公爲王家棟所誣陷魏閣因奏削其籍此見於明史紀事本末彰彰可考三朝要典之署名亦爲顧養謙等所脅故其後功賞不及至御史吳向默等交章奏雪有詔起用事乃大白映碧官弘光時亦有爲祖頌冤之奏足與紀事本末相證若誣以頌瑞則劫碧澥去者卽瑞其不爲瑞用明矣映碧此書絕無迴護碧澥之語歷立朝列不爲勢奪不爲利誘陽羨

首領是記亦如于首領是錄而又以存我心之同然爲幸也

垣序

三垣筆記上

嘉榮堂叢書

崇禎

明興化李 清撰

上於崇禎戊寅四月忽一日御門召諸推知入對一無問難惟五人一班聽其自言或語冗碎不可了上必云減省些或誤稱臣爲知縣或誤稱上爲老大人旋覺誤倉皇稱老皇上者上微笑問畢人給一卷試題親灑宸翰貼於壁惟判題不同蓋亦倣唐人身言書判故事也

垣上

上召對推知於姓名單上分別圈點及卷入復留中六七日時位置已定矣一日忽發送閣閱時薛輔國觀

己未韓孔輔貞運韓己未何城人等謂聽其爲政遂置私人於前列而抑其不悅者居後數日旨下皆上親定

閣擬並不允相顧失色

子爲甯波司李與同鄉慈谿令汪偉崇禎戊辰江寧人

文毅相善卽後殉國文烈公也偉先以入觀留部候考

選子時以署篆錢糧被部參罰不敢離任偉跨瘦馬行

烈日中爲子營解始得開復迨入都或語予曰汪舊屬

應遜若居先子曰彼位置久定且盡心於我奈何以負

心報後偉得簡討予得給諫皆上特擢予笑曰若從人言相見汗顏矣

御擢諸詞林皆彬彬文士惟江西曾翰林就義天啟乙丑寧海

人卷云各縣令拆封多私火耗宜用司李監收又浙江

虞翰林國鎮崇禎戊辰義烏人卷云宜罷諸康生糧銀用充兵

餉又廣東李翰林士清崇禎戊辰年耄矣時田家宰惟

嘉饒陽人議將推知不應登臺省者先轉部曹諸人

欲疏辨而憚以為首獲譴遂不告士清首其名士清懼

且怒大聞上以為首者必知名士也士清遂得翰林

餘四人皆授御史四人者任公濟崇禎辛未益都人王公章崇禎

戊辰武進人殉國難諡忠烈涂公必泓崇禎辛未南昌人子叔

嗣京崇禎戊辰也

上御試畢臺省科道皆屬欽定已親策十八卷發部議

行予卷亦在內時諸御史以例往朝房謁閣臣孔輔貞

垣上

運獨曰上所發十八卷其說皆難行首卷更難行隨

言屯鹽亦難行郭侍御景昌崇禎戊辰洛陽人曰王道無近功

安邊永遠之法莫過屯鹽貞運曰難其人景昌曰此屯

鹽且難行則北敵可聽其犯順而終不掃乎流寇可任

其縱橫而終不翦乎貞運曰愈難其人景昌曰有人不

能識不能舉豈可以難之一字委棄此全在執政擇人

用之貞運拂然無以對景昌遂具疏糾其糊塗闕宥有

揆席豈養濟院為彼伴食素餐之資等語貞運卒以此

去

朝議以國計不足暫借民間房租一年於是忽聲沸京

城呼崇禎為重征徭海剛峯名瑞鑑忠介疏內呼嘉靖

為家淨謂國家俱淨也

予初入刑垣鄭司寇三俊萬曆戊戌建德人獲譴歸予就寓謁

問刑部何事最冤三俊慘然曰無過盜情若欲平反不

過云秋後處決爾子愕然曰何謂三俊曰此皆從東廠

緝獲者司官不敢反堂官何繇反惟擇無賊無證情可

矜疑者緩以秋決或可從容解網也相與歎息久之三

俊有清正名下獄時風埃暴起霧日無光行路莫不呼

嗟

田家宰惟嘉以考選不公為楊翰林士聰崇禎辛未齊南人所

糾傳聞惟嘉素通內故先得稿以辨疏進後復為士聰

所糾責以參疏未下辨疏先上之故奉旨同奏茫無以

垣上

應執惟嘉僕四人送鎮撫司一時吏部重賄俱資夜運

入錦衣人有吏部囊空錦衣地重之誚

予初入刑垣聞東廠盜最冤每厥役獲盜必加以五毒

擇肥而拳俟罄擄既飽然後呈厥厥上疏皆歷歷有詞

不四日便下部擬不十餘日便依樣招奏又不四日便

會官處決曾有一盜赴市太息云我賊也不曾做如何

誣我為盜一日予晤刑部一司官以平反勸慘然曰不

敢予曰何也對曰天下有一介不取之官而無一介不

取之吏若一翻版招異日借題羅織官吏并命矣一時

干和招災莫此為甚

上寄耳目於錦衣衛稱為心膂大臣托採外事以聞吳

金吾孟明緩於害人而急於得賄其子邦輔尤甚每緝獲州縣送禮單必故洩其名沿門索賂飽乃止東厥亦然嘗有某知縣送銀二十四兩求胡編修守恆崇禎舒城人撰文時尙未受亦索千金方已一時士大夫皆重足而立

刑部諸招屢奉內旨嚴駁劉司寇之鳳萬曆丙辰懼司

官呈稿概蓄縮不發司官間往叩署亦不見吳刑部希

哲崇禎辛未進按季摘參本蓋故套也發改票數四時

上意欲處之鳳方輔逢年天啟壬戌不寤遂詰責去國

遂年嘗醉誤以擬票直書本上具揭請罪上雖暫宥心不善也

垣上

東林諸公素矜節義以劾宦官爲名高後馮給諫元履

天啟壬戌孫給諫晉天啟乙丑等倡爲法門廣大說於

是吳僕曹昌時崇禎甲戌始與東厥比一切行賄受賄

間被緝獲必托昌時以數千金往方免昌時亦揚揚居

功不以爲愧子親於徐給諫耀崇禎戊辰家見之

新建伯王文成守仁宏治己未卒子正億嗣正億有二

子嫡承勳庶承恩及卒承勳嗣承勳嫡妻無出惟妾沙

氏有三子長先進次先進季先進道先進道以早殤無後先

進生一子業昌先進生二子業弘業盛先進子業昌殤

請於弟先進欲繼其長子業弘以待襲爵時先進妻章

氏悍與伯嫂不相睦厲聲曰何繼爲阿伯無子襲爵應

自我夫耳孫夫及子爵安往先進怒且自傷改立今王

司馬業浩萬曆癸丑親弟業洵爲嗣業洵者守仁父華

元餘姚人後也於是承勳室宇貲財並承襲祭田數

百頃皆爲業洵所有已業浩爲業洵謀謂己非文成後

例不應襲襲者終先進耳襲爵必索產遂羣謗先進爲

乞養而另推承恩子名先進者嗣不過謂非其爵而爵

則感出意外自有產不問耳由是先進與先通爭襲數

十年不決及奉旨下撫按勘乃子司李甯波時也同紹

李鄭瑜崇禎辛未與台李張化原會審時先進亡惟子

業弘與先通對質子問曰何以前後兩子皆俱而中子

獨賈又何以無後之兩子皆真而有後之中子獨賈且

垣上

何以沙氏既有子兼有孫乃預知兩子一孫之或絕或

殤而中抱一乞養先通無以應不過曰承勳曾具疏萬

歷時指先進爲賈今留中耳子曰留中疏有據乎先通

曰禁地深嚴一字不漏獨簡自見子曰若簡而有則業

弘父賈爵合歸爾若簡而無則汝言誕爵合歸業弘於

是先通業弘皆叩首承服然實無從簡也訊畢化原舉

首指天謂先進之承服天道乎瑜亦歎曰業弘實不賈

但奈予鄉公祖何鄭廣東人時業浩方總督鄭卿故云

及予入刑垣事猶未決擬具疏稿以伸公議業弘不知

托業姓者至寓求予一言且謂襲爵後當割二歲俸爲

壽子作色曰若如此不獨愧文成且上欺君父當立焚

稿丑遲一月方上旋奉旨速覈時簡承勳留中疏不得然諸公侯皆爲賄動遂羣倡去疑存信之說以先通嗣業弘持疏入禁地舉刀抹頸且云以留中一疏有無定兩家真贋有原問官刑科李清可問疏問下獄擬罪竟不問予也先通襲爵僅四年京城破爲闖賊所殺業弘反免

予入都後見此番考選最爲奔競時王侍御萬象天啟乙丑人

以齊人掌河南道尤喜賄故予同鄉數人轉易如流問其故皆以賄之增減爲升降耳一時爭高下者遂至相毆而江右理學之較亦以同籍兼至賊爭高下相詈詈毆之聲聞於長安予入垣後有當路問予曰何以

垣上

六

江南風波乃爾而江北獨無予曰予江南兩同籍皆以第一第二位置非詞林卽科然必不肯舍詞林就科兩虎相鬪遂至俱敗予入都最晚前三人位置已定無計跨越安分而已彼居第二而不甘予居最末而忘言所以有今日之濫竽也因此悟功名退步處最爲得力

陳中書龍正崇禎甲戌嘉善人喜談理學屢疏條陳皆深當

上意最後西北聖荒一疏尤爲實務時持國計者皆以加派爲長策龍正既疏陳其事復著議數千言大略謂金非財惟五穀爲財興屯不足以生穀惟墾荒可以生穀起科不可以墾荒惟永不起科可以墾荒五穀生則加派可罷加派罷則民生可安 上特下旨取龍正議

入覽爲設總理司道專董其事而墾屯迄無定指竟廢往例考選科道內用中行評博外用推知自部屬改授之例出於是六部各司官視升郎中如錮地獄視管繁差如坐縲綬惟日黃綠科道爲華選地或知府司道缺出吏部闕筆不敢升若升一賢能往則大怨大謗隨之惟闕冗乃行予嘗見襄陽知府缺以一昏醉司官王承曾補之到任未久城陷

往例考選科道多用甲科乙榜則間見明經竟絕迹矣自一體考選之旨行於是乙榜明經無人不催科正餉雜項無一不考成其實甲科初選半係腴壤間補瘠邑不久輒調若乙榜明經大約瘠邑多於腴壤以錢糧難

垣上

七

完之地而人人思爲科道求其必完此民所以多病也予嘗過恩縣見乙榜令催比錢糧血流盈堦可歎

上初卽位便嚴於錢糧部議知府非完錢糧不得升司道推知非完錢糧不得與考選於是松江方郡伯岳貢

天啟壬戌蘇州陳郡伯洪謐崇禎辛未有住俸數十次

降至八十餘級者若推知考成錢糧只不過京邊邊餉

後又益以雜項時戶部堂司皆窮於磨對惟書手爲政若得賄便挪前推後指未完作已完不則已完亦未完也故一時謠言有未去朝天子先來謁書手之語

上展用人不效思用保舉初所舉者猶知名士以數奇困場屋者最後皆銅臭予入垣後有求予保舉者先議

以三千兩贈若包攬部考爲討美缺則再以一千兩贈子愧且急與解給諫學尹崇禎戊辰立志不保然亦不被譴也

朱別駕衛珣遼王宗室也以欽召入京授戶部主政管草場乃具疏云以奉旨欽召親承召對之官一出門外便被戶部尚書拿去買草又陳給諫啟新山東冊封某藩賜之帶中途失乃具疏云各役言此中多孤苦窮人物觀者傳笑

陳啟新以武舉爲吏科後轉刑科右時宋都諫政天啟人東陽每入必與言醫藥卜筮事娓娓不倦啟新喜甚謂都掌科親我子與同鄉但呼老掌科不呼老親翁渠亦

垣上

喜甚間以事他出托守科或代簽駕帖俱欣然不辭每俟子輩出輒呼諸書手與語云吾亦從此中來若爾等盡心奉公吾官卽汝官也蓋啟新先又爲書手故其言如此

邊報鈔傳有禁故自本兵垣外無知者第聞九門俱閉劉輔字亮萬曆己未戎服乘馬閱內外城京兵內丁持械而行路交錯各門列執斧執棍者各五十人然斧潤不二寸棍皆柳木殊不堪用每巷內輒有兵十人執械坐卧城門經數刻一啟時塵埃蔽天有小車驛驢載婦女老稚其面皆如土偶之落盡金漆者問之云聞北兵來故避入城薄晚見兵科鈔亦未言兵犯某地但見

京營提督疏請鹽菜行糧吏部請撥大臣及勛臣分守各門司禮監錦衣衛都察院吏科亦各請撥司禮監臣錦衣衛官御史給事分坐各門管理城守官催辦懸旗油燭或請令惠安伯催督煤入城則兵已入口矣

北兵南下 上召對羣臣兵科姚都諫思孝崇禎戊辰面奏謂北兵雖南恐其分兵竄關宜命總監高起潛回守而以馮敵重任專委總督盧象昇天啟壬戌意亦微矣 上疑象昇難獨任不允北兵以二十三日破塔子

嶺進據牛欄山初二日盧總督象昇以兵二千至屯德勝門外入覲 上賜之銀幣慷慨以破敵自任出朝門楊閣部嗣昌萬曆庚戌邀於直房諷以和象昇毅然曰

垣上

此來不能盡孝也須盡忠嗣昌知其諷也佛然象昇躍馬去自此軍中所請多格

盧督師象昇駐德勝門外兵甚多屢徵高總監起潛兵合擊不至上疏期以望夜襲敵李家橋迄旦不見提音疑京兵頗有喪失司禮內監曹化清駐城樓上有以首級來者輒賞元寶一錠令部辨驗兵部覈西虜之首面滿口短東人多係遼陽與中國無異無可驗駁繇是兵益殺良爲功有以濕草鞋擊去網巾痕蒸其首使漲大充敵首者賞雖費敵無損焉

盧督師象昇故督宜大二鎮兵稍用命然亦有規避去者 上以地屢失責戰急劉輔字亮楊閣部嗣昌均請

督師 上乃命宇亮出創象鼻嶺尋鎬其餘書秩以侍
郎總督象鼻知忤嗣昌意必為所陷亦急欲殺賊自贖
賈莊之役以卒六千迎敵勢不支虎總兵大威勸其暫
避國再舉不可乃力戰死敗報至云象鼻以紫衣雙刀
奮馬出後不知所所在思者乘之以為偷生 上嚴詰死
賊後得其尸面中二鐵身有三創及山東顏撫軍繼祖
萬屏已未等以失機立決徐都諫耀順予款曰若象鼻
不死必為肆市之魁矣

楊司馬嗣昌父鶴萬屏為三邊總督以失機逮緣嗣昌

現任關內監軍道薄皮鶴未幾復原秩 上之以大司

馬起嗣昌出生其父故以奪情賈報耳嗣昌以奪情代

垣上

父報仇辭但先不請續後復入閣此其罪耳時黃翰林

道周天啟壬辰等皆以奪情罪嗣昌惟保舉監生沈壽

民疎云嗣昌以居喪起用業一年矣漢儒創金革無避

之說君子猶謂罪人令甲有墨衰從事之科或者施於

武弁乃若遺時孔棘寇迫門庭君父總屬大倫臣子勢

難偏盡則有倉皇奉命慷慨奮師朱劉琪之六詔不起

非所宜言周伯禽之哭以征戎恐在當效下可報其先

人上師酬其殊遇詎有支吾且夕安枕京畿於以饒天

帛而昧國憲若嗣昌者又云所尤痛者乞罷之疏展聞

而反覆無慮十數冀違斧鉞之或加最擯欺者從軍之

謂曾見而後先僅擯數言預杜肺肝之如見又第二疏

論嗣昌並及熊督文燦萬縣丁未撫張獻忠施人

云據其籌兵則似營中外之精良無當於用而惟借募

力於餘孽始克振暢天威據其告捷則似諸將士之俘

斬未為有無而一特降寇為先聲便已鋪張殊績又云

古人之勦不失撫者代有之而要其施為固有序也取

奔大破張步於臨淄僵尸相屬步始窘促負斧鎖於軍

門任其傳詣行在罷眾十餘萬歸鄉里馮異大破樊崇

於崤底東走宜陽崇始棄甲兵如山肉祖獻所得覆殺

時但待以不死給田宅終其身古人先勦後撫成效章

明誠以威不極則惠不深力不窮則心不帖耳而為文

廉者憤然不知擒縱之有方妄擬海上之前規僥倖於

垣上

再試為嗣昌者夷然不顧養癰之可慮復將未蓋之父

愆仍襲為便圖遵此術以往雖遠寬幾歲之限更累數

年之民卒恐憂賊無期而漫欲告成於旦暮不亦誕哉

張納言紹先萬屏兩辰懼嗣昌怒托言字逾格閣不上

言民復約其語上聞辭不達意遂留中

趙職方光升天啟乙丑時推邊材其出撫密雲總監內

臣鄧希詔失守封疆自有正罪乃縣得奸細梁四供云

希詔嘗受敵駝馬之賄實與敵通黃少參表赤鞘以為

信光升列上之希詔爭辯下鎮撫司悉反原招以為道

與縣銀鍊乃遠光升表赤及密雲令王應元崇禎甲戌

云

北兵方深入山永馬撫軍任廷錫人未報四王子宮征朝鮮中創今瘡發已死與歸關謝遠以聞已察知其但中外笑之任遂解職

北兵以正月望焚王府大駟輜重而北時言敵既重有所據必多瞻顧且無必死心利於邀擊然自濟至通遼敢尾追況截殺乎上嚴旨令無縱出口楊撫軍繩武辛未查獲服戎服執旗立口上指揮發銃破敵敵逆巡山人不出尋分監內臣孫茂霖所守地脫去人謂孫及部下皆得重賄凡一人出率子五兩乃不發砲而俾之逸夫敵亦何懼乃以賄來直肅士不敢擊耳茂霖後以縱敵與鄧希詔駢斬

垣上

十三

北兵入犯連破數十城無敢援者孫總督傳庭未振武衛亦云我麾下百戰兵爲流賊望而膽落者遇北兵輒股栗偶一日與北兵隔河相望我兵雲云吾淫若妻女北兵大笑驅營中婦女百數十出皆紅紫成羣指與我兵曰此若輩婦女盡爲人淫反欲淫人耶語未畢以數十騎浮渡我兵數千皆走如失魂魄蹂躪死者甚眾崇禎九年八月初北兵入塞陳給諫啟新時派守門有新安官生楊光先應階而上責以不請纓而守門啟新慚但答一死無益光先曰公以口舌得官既荷殊恩當有異報乃憚一死耶拂衣欲出啟新復揖之入室光先竟先死不備受職又責以受職後國計民生兵馬錢糧

垣上

十三

始諫思孝所糾遂結怨門戶未免先私仇而後公家之急及黃練入關一手握定凡兵部覆疏皆自上自票他閣臣無敢視觀上委任之專如此及北兵入犯五案失機諸臣皆辭首西市嗣昌雖名革職猶督荷如故劉輔字亮自請督兵至軍中諸將皆不奉約束無如之何於是召諸將前設席拜之激使力戰然驕懦如故蓋總兵不能令偏裨偏裨不能令士卒卒故也字亮竟獲譴然請纓之首輔視官而坐嚙之薛輔國親反扼其吭而尋之席此任事者所以灰心也山東顏撫軍繼祖未敗時徐都諫羅夢禔祖因服指下慘然捉獲手由奈何又夢吏持一寇前羅揭視觸目戈

戰傷者死者累累紙上又揭數頁過旁有人謂權曰若已免矣未幾繼祖果以失機誅後楊司馬嗣昌薦耀邊才及召對僅平平數言示不能狀蓋有惕於夢也

北兵將攻高唐閫州紳衿惶懼適江西解官以銀至通知州出庫銀並借此項解銀合十萬饋敵因免攻事聞下刑部州之正佐官無不擬辟時王進士正中崇禎丁丑宛平人丁艱里居以知州姻姪過從又主簿同里人朱佳穀以青衿館穀衙內皆坐不能諫正擬徒得旨云王正中朱佳穀還着確擬具奏一時堂司罔測遂援教誘人犯法律以辟擬子疏言之姚輔明萬曆己未新水人不為票明止云該部知道後以朝審先後請宥上悉允之

垣上

北兵破蠡縣有劉印妻李氏兵欲逼汚以死拒之被殺既死猶手護其衣帶不解生員邊逢聖妻劉氏兵欲幸之坐地寸步不移亦為兵斫死時李十九歲劉二十歲云

舊例六垣有差不守科宿科子巡視十庫念同垣中止同年袁給諫愷崇禎辛未聊城人一人仍舊守科夜有內官捧紅匣至科乃處決失機督撫監鎮等官者以事係刑垣云非本科官不授其責六科除兵科外五科皆輪流入宿以防接本而是晚應輪宿者又戶科奉給諫朝薦崇禎成風揭也內官覓刑科不得開甚不得已命書手邀戶科至而朝薦又未入內官怒以于是日守科遂指名報

越數日奉旨李某為何不直科着自行同奏子商之愷曰公不應守科但以予同奏若再責予同奏予直指戶科何疑予曰不然若公指辜幸必重處惟予不應守科而守但據實認罪或可以勒愼邀有耳是晚草疏明晨即上愷與朝薦俱不知也若已置一官於度外矣越八日旨下竟免究

上處決五案自督撫監軍而下並縣令青衿共三十餘人即內官所捧紅匣也旨妮妮數十言皆上御筆諸臣為封疆受過一死何辭然子弟奴僕俱奉旨逐出至委骸不收數日亦可傷也予晤一同垣先輩云上初卽位欲決楊經畧鎬王撫軍化貞萬曆癸丑諸城人等閣臣或

垣上

言中宮將誕宜少寬上曰祖宗封疆不能保何有於兒孫遂處決自是督撫失機繫繫駢首矣

張給諫作楫崇禎戊辰富陽人為人朴訥入兵垣後止上三疏一議罰二議處作楫時顧子歎謂不利如是且停封事耳忽北兵入犯奉旨條陳作楫疏有提兵十萬逗遛不前等語奉旨指名時實無提兵十萬者知不免處遂參高總監起潛縱兵殃民兼為敵護送輜重並及楊司馬嗣昌上怒甚塗抹不絕至皇上二字亦加一大义人謂必廷杖及同話疏上止從重議處一時直聲動內外然初無意建言也

崇禎十一年六月十一日諭總督東廠王之心今年火

星逆度兩次為災猛烈深可驚悼夫刑罰所以誅不仁
緝訪欲得真事苟或加之良善飾虛為實大犯命官之
戒必干天地之和近來人情奸者固多讎詐者亦復不
少今後凡有首報事件旗番止許拘人或求親審可喘
刑官查質真者據實參奏誣者即時開釋仍將首報之
人反坐示戒不許徑自拿人私行拷打彼卑官小民以
衙門為活計惟知嗜利罔有良心是以有錢者放無錢
者方來呈稟所以真者不勝其狼狽誣者即使放去亦
家財盡矣甚至張冠李戴增多為多或久禁暗刑或苦
打屈服可惡情狀令人一見輒怒全憑爾心腹近臣以
清嚴作標虛公為準固不可疏忽偏聽若事果偶誤縱

垣上

十六

或上本仍應簡舉改正別衙門偶有平反亦須公聽舊
有平反原衙門無罪之例如堅持人罪偏執已見到底
護短遂非輕視人命非惟有孤任使且損陰功亦不許
因此推諉滋曠溺職戒之戒之特諭此密諭也不發鈔
于為甯波司李見鄭庶常鄭天啟王戌被參下獄時王
侍御章為鄭令鄭同邑也語次問極薄鄭子曰慎行孫
宗伯萬曆乙未孫貴邑端人何獨善鄭章曰宗伯喜讀
書左右數人無不飽鄭賄每宗伯閱某書必馳報越數
日往謁凡宗伯帳中之秘鄭皆口誦如流宗伯因大服
不知其陰習也

鄭庶常鄭貪橫惟同年黃翰林道周偏信之子以問鄭

同里之賢者咸曰黃嘗寓鄭家渠皂幃瓦器事事同荆
素每宴坐必入詢母數四或饔或藥皆躬親及黃與眷
屬行鄭又奉母親送煦煦承顏黃太夫人曾謂黃曰爾
事我能如是乎舟發母先辭歸惟鄭不忍別作數日送
一日忽惓然撫胸曰吾心痛必家慈感疾襲恆如此須
與數僮果以太夫人病告逆倉皇歸或曰彼舟中母亦
假一老嫗為之及處決旨下猶神色不變徐整衣帽先
拜天次拜二親方就市時監斬處侍御世濂天啟乙丑
以他事東行馳騎召之往返幾二十餘里鄭縛市曹待
者踰時慘矣

新考功先

天啟乙丑

性刻每奉旨議處各官皆深文

垣上

十七

巧詆無幸脫者時人謂吏部中有刑部及鄭庶常鄭處
決責科道不言一概議處光先看語有云皆為不鳴之
寒蟬孰是指佞之屈軼於是各降級有差次日入朝徐
都諫耀顧同官笑曰何蟬之多

予司李甯波鄭庶常鄭已下獄及奉旨處決猶予署刑
部前一日事耳上以諸科道不早言俱令同話以六
垣人可盡言不專責刑科垣也時五垣都諫升京卿近
皆憚以為首處謂疏下刑垣宜刑垣為首子與同垣袁
給諫愷曰曰若吾二人堅辭是小膽也甯以獨奏自謝
牛後之名亦無以首奏子人附驥之便遂不入五垣疏
另為一疏皆奉旨議處時先任宋都諫之普崇禎戊辰

係薛輔國觀年姪遂置守制奉差陞任於不問止處現任者予以署篆降二級餘皆分別帶降某侍御以奉差先一日離京遂免議又某侍御以服闋補官方三日遂降二級

予入刑垣見一切廷杖拿送並處決必錦衣衛送駕帖至科侯簽押持去予初謂故套及署印以赴廷推歸見校尉森列持杖不下一應杖官已解衣置地予問何待答曰非科簽駕帖則不得杖耳然後知此爲封駁設也今僅作承行耶子召數老書手問封駁云何皆云不知予署篆後見一書手把冊而前請用印子問何冊旁一書手答曰此名史書蓋彙刑部諸招疏送翰林院爲他

垣上

日修實錄地也予取閱見中有去取因問把冊書手此誰爲政其人瞪目張口不知所答旁一書手曰若韓耳子不得已以口過耳再三呼方點額曰小人爲政子數曰彼何知誤收猶可誤遺奈何因命此後鈔送皆聽子手酌未幾予以言謫恐又書手爲政矣

熊總督文燦先撫閩寇鄭芝龍^{南安}張獻忠猾虜也屢撫不就時少宗伯姚明恭係文燦兒女戚聞于叔嗣京侍御疏糾留中怒曰獨不聞座師姻姬耶明恭湖廣人與楊司馬嗣昌同鄉兩人俱力主文燦說卒致決裂文燦駢首而明恭致政幸哉

田貴妃幼時父弘遇曾攜至揚州寓于表姑閭姓家去

姑母與子語如性寡言雖酷暑熱食或行烈日中肌無纖汗枕席間皆有香氣予後巡視十庫內官復爲予言往時駕往東西二宮暴行巷中貴妃入乃置蓬覆其上往來無阻無乃祖宗用意良深而後人未可遽變耶又於西宮建一臺置小洞與上同玩月非公事上殿則首不加笄每著衣必日更數色又上所冠平天冠舊時多用瑪瑙石而間以珠如則取珠大如彈丸者綴之皆備重價購得冠上石少珠多所以光明炫目

田妃之寵周后頗不能容一日妃疏列后過上曰妃可無禮於后耶命罰處某官半年其實妃不能文上故命爲之以諷止后又量示罰處以存大體耳此亦十

垣上

庫內官爲予言者又云凡東西宮對上言皆自稱女兒

上自田貴妃入宮後凡衣鞋之類悉用南製貴妃母揚州人歲製以進又宮中燈皆以金四圍僅敷可通光貴妃命去其一蒙以夾紗上甚悅命宮中盡易之舊製靡存矣

上一日於宮中閱貴妃竊撫琴疑之問在家師誰貴妃以母授對次日即召其母入與妃對彈始釋然賜而遣之先朝后如母罕入宮者惟孝宗張后母金夫人時得入見蓋繼於周而數於田也

田弘遇挾貴妃寵恣行結納一日遯同郡臺省某飲中

堂陳談甚盛酒數巡肉數盤即止中席後掩門遊子輩至後堂稱以爲醺飲及明燭捲簾則歌姬羅列曲度新奇達旦方啟戶出後一二風流學士以不簡問子恥之不復再往

舊例兵垣非機密邊情不密封間有密封五垣亦得借觀自楊司馬嗣昌力主欵議恐別垣有言於楚先師已之姚都諫忠孝而以沈樞曹迅崇禎辛未曾桓曹應選崇禎甲戌等前後改入兵科自此科員如屬員一聽指揮矣或自竟發兵部或發兵垣轉發別垣無敢窺者時刑垣與兵垣近子謂兵垣諸公曰昔人謂耳屬於垣今亦垣獨不許耳屬耶諸公默然

垣上

張侍御孫振景順戊辰巡按山西爲吳無軍姓萬曆庚辰人所糾逮獄或言欲擬戍恐姓與者子曰不然此事曲在孫振彼糾一介執之文宗已誤奈何奉及吳公又欲指無干餉金入吳公罪吳之糾以不得已應耳而況於殺安有君子以怨殺人且殺同鄉者是薄待吳公也其人無以應時徐給諫雖在坐以爭未預二公盛與子微陳遂以子私孫振爲言立言之難如此

楊副總戎德政疏請府添設守備縣添設把總且請裁府之通判縣之主簿以其俸薪改給二官另募兵聽練子謂國初止有衛所設官與軍今以積弊不可用已添設流官兵民奈何又增此擾因言德政所謂守備把總

神衛所指揮千百戶等官而所謂府州縣之兵亦即衛所之軍宜勅撫巡道集指揮以下及於應襲等員皆止試槍法擇其力扼虎射飲羽者以當守備把總等官至所謂兵則合軍與軍餘各簡弓馬優長者以補而移補不務多其官止給以通判主簿之榮薪其軍亦稍益以民壯之工食而祿與米銀仍資之衛所原額足矣若不此之務而增官增兵可商有三欲取料於武科既難亦未充欲搜官於白衣豈難營無實則官之可商一也欲聚兵於屯守則難犬難靜既恐驚下鄉之鯨魚欲集兵於召募而風鶴忽傳豈盡效宿衛之虎豹則兵之可商二也欲資餉於司農而三空四盡之餘既難爲點金之

垣上

應欲派餉於閭閻而剗肉敲骨之下豈能爲炊石之價則餉之可商三也夫創一事者計利必兼防害而慮遠乃可善近倘餉猶未裕而遽募募兵則已設之官可以復罷既聚之兵難以驟散存則駢指割則快痛將奈何臣聞神孫之於聖祖良法也譬如作室者稍加補葺便成輪奐若俯鑒臣議勅部酌行則官卽爲將軍卽爲兵軍糧卽爲餉一舉而三善備矣疏上留中

子署篆時袁同官愷忽入預與予別予驚問故愷袖出一稿示曰已上余閱之言甚激其一言上不可過龍宗室以魚肉小民其二言上不宜濫開保舉以混濁仕路其三言上不宜贅設總監臣以聚諸督撫肘其